

書經體註太夫暴

荅溪苑 翔紫登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文篇編

泰誓上此未渡河時作分五段看首節表年以首事大節呼衆以起其聽惟天以下四節原天立君之意與紂失君道之當討天佑以下四節推天愛民之心與已所以討紂之意末節就民情决天心而勵以共討也通篇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也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國號有天下之號書凡三主

泰誓上

泰大國國語作太武王伐商史錄其誓辭之言以其大

孟津編書百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一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

魚入于王門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

誓雖知劉向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爲謂泰

誓按其文若淺露書又見書序多天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所引泰誓而不存泰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僞秦書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紂武王之辭桀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首節史臣謹惟周武王即侯位之下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受無道舉兵伐之至孟津之地天下諸侯不期而以兵來助者八百國王遂與大會於此地焉○此表年首事亦以見武王之得人心也十三年言其守臣節之久大會言其得人心之同八百國華夏蠻貊皆在焉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尚質成爲文王受命收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末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遠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收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王曰節王將登先驚是說嗟今我友邦長君及我本國治事之臣與從軍眾士但要精白一心明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此將誓而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誓者告以伐商之意也一篇在內

惟天節凡爲君者當知君道所係之重欲知君道者當思上天立君之心惟天地之於萬物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是受氣成形化生不已固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惟人獨能具四端統萬善知覺與物不同是乃得氣之秀而爲萬物之靈然猶均無以相統爰于人類中篤生一天性聰明無待勉強此于衆人又爲先知先覺是靈之靈者也乃立之爲大君以統萬民是豈徒尊崇富貴之而已哉正欲其體天地之心以予吾乎民聰睿以有臨明哲以作則凡天地所不得爲者都代天地而爲之以作民父母焉天爲民立君之意如此○此先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起下節也重下三句靈者知覺異於物聰明者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說此君德也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謂家養斯民與養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此只言天立君之意如此言外見爲君者不可不體此意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王曰嗟我友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

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上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實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秀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今商節天爲民而立君君固當承天以治民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却不知作民父母之道乃侮慢怠慢不敬上天而恣行無忌以降災于下民是身爲天之宗子實則天之罪人也○此與下節皆承上言紂失君道而此節則其綱也慢天虐民須串看亦勿說到當伐意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

沈涵節其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試畧而言之樂酒無厭則沈涵而不復出耽近女色則冒亂而不知止舉凡暴虐之事敢于行之而絕無顧忌其刑賞之際加罪于人則不止一身但心之所惡必并其族屬而誅之其授官于人則不論賢否但心之所好遂不妨累世而任之至於用度之際縱其所爲如環宮環室園囿大榭陂障池沼凡一切奢侈之事無不竭民財疲民力以爲之以殘害于爾萬姓耳其甚者設爲炮烙之刑焚炙諛諂之忠良又剝剔懷孕之婦以觀其胎暴虐至于如此得罪于天甚矣皇天以受

獨得其養惠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大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平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哲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涵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

天震怒帝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勅衆集

沈涵彌濫反

民爲心忍使人居此位平是以赫焉震怒乃命我文考彰承天之威怒以代罪而赦民情乎中道崩殂遂致大功猶未成就也豈能無賴于繼起者哉○此歷舉慢神虐民之實所以警其罪也沈湎句是本原汚濁正敢行暴虐之本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後服即指宮室等而言殘害只承宮室句說多矣二句乃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須知此亦是指其大者其實受之惡不止此也天威即震怒之威大勳以安天下而言也

子發欲伐商以絕其事而猶不忍遽伐也嗣位以來嘗以爾友那家君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使其懼而知改豈非予所深望乎惟受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心乃縱肆無忌夷踞而居把郊廟大禮都不以爲意弗事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壤之祇遺棄其祖先宗廟通弗祭祀凡祭享犧牲粢盛盡爲凶人竊盜天地祖宗已厭絕之矣他還說我有民上有命傲然自恃不懲戒其侮慢之失見商之敗若此其能終聽之乎○此承上而言受之怙惡不改以起不容不伐之意也肆字承上節來以爾二句是追敘前事觀政原望其能改惟受以下不惟不改而反加甚矣獨舉慢神者神可慢無所不慢矣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破班靡反剗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士高曰臺有木曰榭濯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割割也皇甫謐云剗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剗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恩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那家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

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天佑節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其非得已矣夫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衆暴寡也于是立之君而寄以整理之權慮其昧天性悖人倫也于是立之師而授以董率之任豈徒然哉惟其能助上帝之所不及敷政設教使無一人不遂生若性以綏安四方之民乃無忝斯任耳今天既厭商德而以此任屬之我則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惟奉天以討之赦之何敢過用其心志而作好作惡于其間乎設今日而不除暴以安民亦甚非克相寵綏之道矣○此承上而以君師之責自任止見伐受之不容已也與惟天地節相似但彼爲紂失道而言重在天上君上此爲已責任而言重在君體天上作君作師正佑民之實克相寵綏乃君師之實此猶是泛言未二句乃隱然以君師自任必討有罪之君安無罪之民乃無負作君作師之意也

同力節君師之責既在我矣豈昧然爲非常之舉哉就以人事言之兵志有云凡用兵必貴知已知彼若兩軍相對力之強弱齊等則須度量平日孰行善而爲有德孰行暴而爲無德德勝則力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蹕蹕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蹕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謂懷禍神祇之懷怪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愛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自不商矣若德之優劣齊等則又須度量臨時孰師出有名而合義孰師出無名而不義義勝則德亦不敵矣觀此而商周之勝負豈不了然易見哉即以力論紂雖有臣億萬然皆眾叛親離惟億萬心寡助之至矣予止有臣三千却都順天應人惟一心多助之至矣是力且不能敵我何論德與義哉○此即人事以見伐商之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述兵志之詞下四句即力以見伐商之必克且須補德義更不待言意德以平日言義以臨事言度德權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共為一心是正德義所感而成其力者也

商罪節試以天意觀之商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罪惡已貫通盈滿天心憫下民無主乃命我膺君師之責以誅之我今日若拘守臣節弗順天意以伐商是縱虐虐民其罪亦與之等矣而敢辭其責哉○此即天意以明伐商有必往之勢也上二句見積惡者其罪大下二句見長惡者其罪同

小子節惟縱惡積惡同罪故予小子晝夜恐懼以伐商乃文考本身之重遂先受命于文考之廟然命我文考者天也故又行類祀于上帝求福宜于冢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乃率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以求免惟鈞之罪夫豈輕舉也哉○此承上節而追述起兵時所舉之祀以見伐商乃所以奉天也受命文考者亮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與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上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益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

不同况德與義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予小子夙夜祗懼愛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

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秦誓中

節言會師之初

節大聲疾呼

節引証古語

節之無度其

節用人立身

節者均失其

節所以其惡下

節于民上徹於

于視而非伐功類帝宜士者告于尊而非自尊也則之惡在不敬畏天之威厚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上天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功在夙夜承懷敬懼不敢聖狂分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焉興亡判焉

末節大威若天威罰若天罰良以天居高瞻卑察默之中實於辨于下民但凡民情所欲天心鑒而從之今民皆欲亡紂天必從而亡之可知矣爾等庶幾輔佐我一人除其禍亂以永清四海之民使皆沐浴維新之化此乃順應之時若違而失之則自蹈惟鈞之罪矣夫豈可哉爾等亦共勉之可也○此勉衆以輔已成功也首三句泛言天意從民以起下意所欲如平禍亂去疾苦之類下乃勉衆以共承天意之詞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作民父母以見紂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不能爲民君師也末言民欲天從以見民欲亡商而伐之必克也時哉弗司失猶云不可違也

秦誓中此與下篇皆既渡河時作此篇分三段看首二節序作誓之由而命之誓誓中間六節言紂縱惡之極而以衆事証之并及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証之末節乃勉衆輔已之詞亦以天民二字爲主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祖造乎廟受命文考卽造乎廟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即引夏以
股重言禁
當已降黜
對紂之舉
言外也

晉節史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會兵伐商至次日戊午乃引兵自
孟津渡河會師于河北前日大會之諸侯皆以師畢會于此王乃
撫循士卒而誓以伐商之意焉○此會之次序也兵以人為善次
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畢會則無輕率倖勝之心
嗚呼節誓師之謂說嗚呼今畢會之師皆我西土之眾也故等皆
審聽我告教以伐商之意可乎○此呼眾而動其聽也
我聞節凡人善惡皆非旦夕之故我聞古語有云世間有一等善
吉之人意念計在于善孜孜汲汲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
有一等凶惡之人意念在于不善孜孜汲汲終日為之其心亦
以為不足蓋所為不同而其所用之心則一也今商王受正所謂
凶人也其于一切非禮度之事着意用力而行直有惟口不足之
意試約畧舉之如孽婁老成之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於棄之犯法
有罪之人所當斥逐者彼偏親比之是用人之法無度矣而且荒
淫于色沈醺于酒心志昏迷以縱虐于下民是立身臨民之際無
度矣于是為臣下者見紂所為如此亦皆化而不惡朋比于家互
為仇讐假上權力以相誅滅是一人縱惡而作惡者且不可勝計
矣所以致毒痛四海而不受寬者無可控告相與呼號于天而凶
穢之德已顯聞于上天尚可以君天下乎○此聲紂之罪也述西
語重凶人一違今商王句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口不足也惟
棄三句是力行無度之實事臣下此是無度之惡及于無辜二
句是無度之惡徹于天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洵循也河朔河北也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部豐鎬其地
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
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為善惟口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口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老聃比罪人淫醺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咎讐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
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擊鑿鑿而黃也微子所謂毫
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醜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五節曰說紂
之意蓋以証
其伐之必克
理在則然也

惟天師受只知下民易虐亦知上天難欺乎惟天恩愛下民而重
敬養之責惟辟當奉承天意而盡君師之道此不可忽也不觀夏
桀乎桀不能奉天以惠民顧乃恣為淫虐以流毒于下國天厭其
德乃遂佑命成湯假手以誅之降黜有夏之命而遷于桀天不容
桀之惡如此而今日之天亦爾可知矣○此言天之革夏以引起
下節也首二句說言辟當奉天惠民下引桀失奉天之道在新當
黜也語意重然不重湯

惟受節天之黜夏非有私也以桀有罪故自今受之罪乃更得過
于桀如微予以庶兄而有元善之德彼乃剝落而喪亡之比于以
諸父而為諫諍之臣彼乃戕害而殘虐之天命已去彼猶謂為已
有而驕縱自如于是由恃心生出肆心謂敬之道為不足行肆心
一逞乃敢于慢神謂祭為無益而不之與敬于虐民謂暴為無傷
而不知忌罪之浮于桀者如此夫前代之興亡乃後人之明鑒其
所鑒視者初不在遠在彼夏王桀耳桀有罪而天既命湯以討之
知罪之浮于桀者天必無縱之之理今日天意有在其將以予與
定禍亂以又安斯民乎何以知之我與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
吉夢以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此以知伐商之舉斷乎
其必勝矣○此覆數紂語而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勝也首句承

為仇讐骨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
為善至極則至治聲香
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
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護予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喪
去也古者去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
命如答爾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上虛說禍喪六句正罪浮之實厥鑒二句即夏事以見商之不容
于天朕夢二句即夢卜以証天之專属于已其者未定之詞猶曰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詞當如此

受有節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受所有億兆之多不過智識平
等却又各懷猜忌離心離德予所統有撥亂之臣不過卜人却皆

盡忠為國同心同德夫人才原不可以多寡論也彼夷人中雖有
至親之臣豈若周之亂臣皆仁厚之人而可恃乎商周之勝負亦

可如此決之矣○此又以人事而見商周之不相敵也夷人以才
識平常而言周親以同惡相濟而言亂臣以威亂而言仁人以安

民而言也蓋受夷人雖眾未必患不如周亂臣雖少而盡忠受之
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此其所以克約也

天視節且天人原是一理欲知天意但觀民情可已天非有目以
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耳天非有

耳以聽人而千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耳夫
民心之好惡便是天意之去留今百姓苦紂之虐皆以我不往正

商罪都過責于我一人是民心既向而天意可知矣朕雖欲不往
何可得哉○此又合天人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也首二句

節意才
可恃以言
決非我敵
重在同德
心上

節是勉眾
已成功並殷
告誠宜齊心
力不可輕敵
意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又民乎龔重也言我之憂協我之上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克之理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言

其言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啟宜生

南公括其一文毋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毋之義蓋臣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主過唐虞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
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
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

我武節我之必往豈有私意哉天人交迫不得已而威武奮揚使

火也如湯煎面而征西夷
我武惟揚侵于之
怨商面而征北狄怒之意

清之列歲永集之勲使我殺伐之功用以張大耳是雖雖翼子後而實無愧于其祖宗昔湯伐桀原以公天下爲心今我心猶湯也

有今日之舉則于湯之心不更光顯明自哉○此表已伐商之公

心也上四句一氣說下見踪暴安民非以利己末句乃以湯轍之而見其無異志也桀弗順天而湯放之固是至公無私受罪皆稟

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憂之心豈不與光同乎
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光字也朱子云比于湯
之放桀又有尤焉亦是一講並有之

末節我之心事固可共諒然馬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

心也。勉諸將士無以彼爲不足畏。苟可制心以爲彼勢。臣若非我軍所能敵者。臣可有濟也。所以然者。爲何益。當今百姓畏

竊之虛聲乎如不自錄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此所

以不可不勉也嗚呼故其所以除害安民爲念一德一心立定其
克敵之功庶幾斯民免于凶殘釋聖鑒之危而得久安于世焉可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吊民伐罪於湯之
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
湯之子孫受湯之京土謂之湯世子也夫湯

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湯之心豈不使光顯乎

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光字也朱子云比于

之敬祭又有光焉亦是一講也行之

末節我之心事固可共諒然馬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

心也。勉哉陳騷士。無以德爲不足。畏寧可靜心。以爲彼勢。因

若非我所能爾豈可有憐也所以然者爲何哉當今百姓

以不可不察也

以不同二龜也賈氏其所以降者竊且慮各一御一以古

易哉天子周或無與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崩厥角嗚呼乃德心是厥功惟克永

自來水

警師之際首以
吾為不善作可
不可改之標準

此乃無度滅德

聞其為不善天

知既為不善

應取彼凶殘以

人下加以百姓

過在子一人是

不可不伐者勢也

武之不得不伐

理也最誠之戒

審慎臨敵之心

懼之危為萬無

一德乃一

功惟期永世武

事亦惟公天下

不聽此意誠○此勉梁輔已以成功也最誠三句戒以當慎意百
姓二句推尊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乃期必之詞一德一心事
有德一心必一也立誓立見如此狀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

奏誓下首節書之小序以嗚呼發有上言而受之惡為天人
所系而為眾士以成功下言又王之德為天人所歸而自期以必

首節更設時戊午之期月將提商師歸陳甚近王乃巡視六軍
之師伍器候將士從王渡河而涉甚艱故附屬之以安眾心此戰期已

前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而涉甚艱故附屬之以安眾心此戰期已
迫矣即位不整區區不防故總勅之以肅士氣

王曰節王乃厲誓曰嗚呼凡我西土君子亦知受之自取滅亡乎
上天有顯然明白如仁義禮智信之道賦畀予人此類相屬散見

于眾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甚是彰明較著是道也即所謂
五常也雖諸人皆具要賴君者敬守之以為法于天下今商王

受身為紂倫之主乃棄卿倫懷此五常之道馳棄怠惰全無敬畏
之心是已失其所以為君之道故上干天怒而自絕于天下致民

離而歸德于民其何以為天之元子而父伊尹斯民乎○此原天之
立君而言紂之失君道也顯道二句申說紂即道中之類也以其
為人所共由故曰道以是道而散見于人倫故曰類為天下共見

此最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
一為不足畏牽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
畏紂之虐懼懷若朋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奏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救三卿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

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襲狎侮慢荒怠忘情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自節史臣叙事之詞言武王以臨敵者近故先整獻部巡飭器械並以

作其氣焉一節言天之所以

上居原有顯道與

居之所以法天在

乎得民自字結于

重看蓋非天

故棄而民故離

也乃自取之耳

二節承上而述其

共聞故自顯者有所屬而然不奈故曰彰此猶定言以見君當以身作則下方切紂言狎侮二句亦卑下惟狎侮所以弗服也五

非一之謂下文自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絕結怨之實也

常即顯道以其流行皇露如五星之在天故曰常自終二句則狎侮之所致當看自字結字見非天棄輕之而民故離之也民心即天意亦須串論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教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苛

刑威任意殺戮毒痛及于四海無人不受其害其所崇信王者無非姦回之人而其所放棄黜逐者反在師保之佐且屏棄生王之典章而不遵囚奴忠正之士而不用郊社所以事天地也都廢失而不修舉宗廟所以祀其先也都怠慢而不享祀一惟作傷奇異的技術淫後的巧物以媚悅所寵之婦人受之狎侮五常而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亦遂絕之而斷然降是喪亡之禍不少也第天降是喪不符不假手于有命之人我今日此舉正是代天行事我奉天而爾等不可不奉我也尚其孜孜懲奉我一人以敬行天之罰可耳○此承上言狎侮自絕之實而期果士之輔已也自首可至悅婦人總是狎侮意只平平敘去不必項項分牘上帝二句見彼目絕于天而天亦遂絕彼致致二句見已奉天致討而爾當奉已共討也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所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刻女傳紂膏鋼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墜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古人節訓以齊倫結絕之實言之古人嘗有言曰民情何皆無常能以恩義撫恤我則戴之為后不然而以威勢虐害我則疾之如讐今孤立之受不知撫民之道大惟作為刑威以虐彼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離散人之兄弟并於世世之讐乎我又聞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必须多方培養俟其遂漸滋長若欲除去人之惡使無遺廷必須急治首惡之人以絕其根本受正所謂眾惡之本不可不急除者也及我小子倡率義師大以爾等眾士弔民伐罪務除滅叛之世讐是我此舉非以私已也爾眾士其庶幾踴行殺敵之果敢果之毅以成乃君弔伐之勳可耳誠能迴果毅而功多自不惜高爵重祿之厚賞以酬之若退縮而不進果毅則顯然之戮亦所不免焉爾可不共勵哉此承上言狎侮結絕之實而勉眾士也撫我至珍職句兩引古以釋之上引古重虐我何見紂乃民之世讐也下引古重除惡何見世讐之不可不珍職也作威即上斯朗涉等事亦是狎侮虐世讐正言其結怨于民也滋字有滋長之意除字有急去之意此兩段對着語意趨重迴果毅句果者無畏逆貌若無中止末二句乃以刑賞勸戒之也

奇伎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視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穢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離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珍職乃讎爾眾士其尚迴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嗚呼節發誓將終又歎息說嗚呼受為天人共憤如此商固有必
亡之勢矣且爾等亦知我周有必興之理乎惟我文考本柔恭臨
敬之心布為禮樂文章德之發越就如日月之照臨其光普被于
東南西南朔之四方大畏小懷固無遠弗届而尤顯著丁豐嚴之西
士感化承流咸得親觀其盛焉德之所及如此天有大德者必受
大命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爾眾之輔成以伐商
又何疑哉○此述文王之德而信周之必興也光輝剋商之發
說光顯二句承上句一直說下勿以此二句為照臨之實光字獨
而淺顯字狹而深誕受是末然事非謂文考已受多方也照臨三
句見文之得人心誕受句見周之宜受天命恭入心所歸即天命
所屬也爾惟字直味

末節文考之德宜受命如此則今日之舉亦止憑藉先德耳故予
而勝受非予之威武也雖我文考有德足以肅將天威不致有從
惡之罪焉設或不辛而受勝予則非我文考有惟鈞之罪也乃予
小子德薄無良不能承文考以終厥事焉予敢不自惕哉爾等可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
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眾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通蹈登成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地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以不眾庶

丁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
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
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